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格物通 目録 卷一二

詳校官中書臣涂日焕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録監生臣劉國永

謄録監生臣李傳燮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一

格物通目録　　　　儒家類

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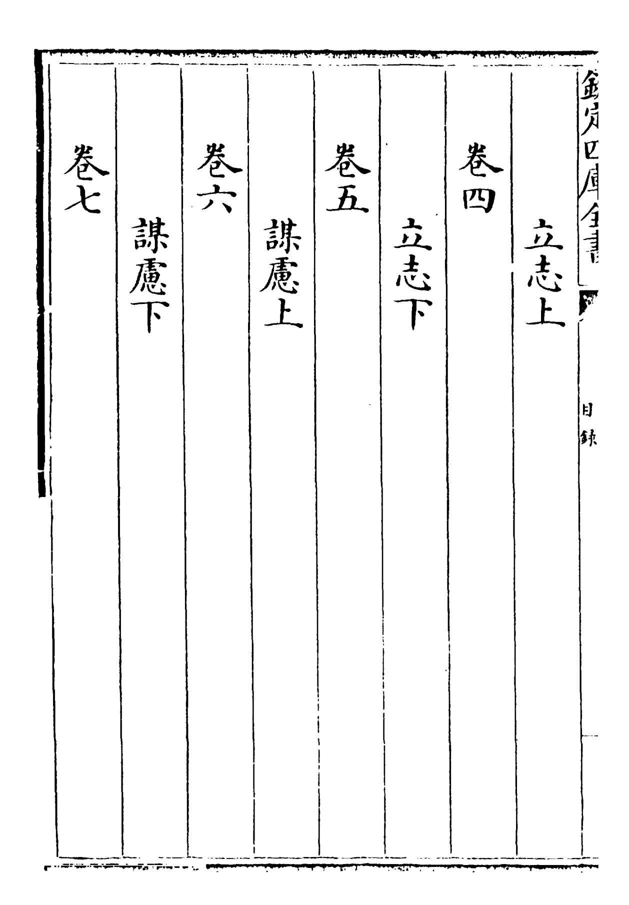
誠意格

卷二

審幾上

審幾下

卷三



敬祖考

卷十六

畏民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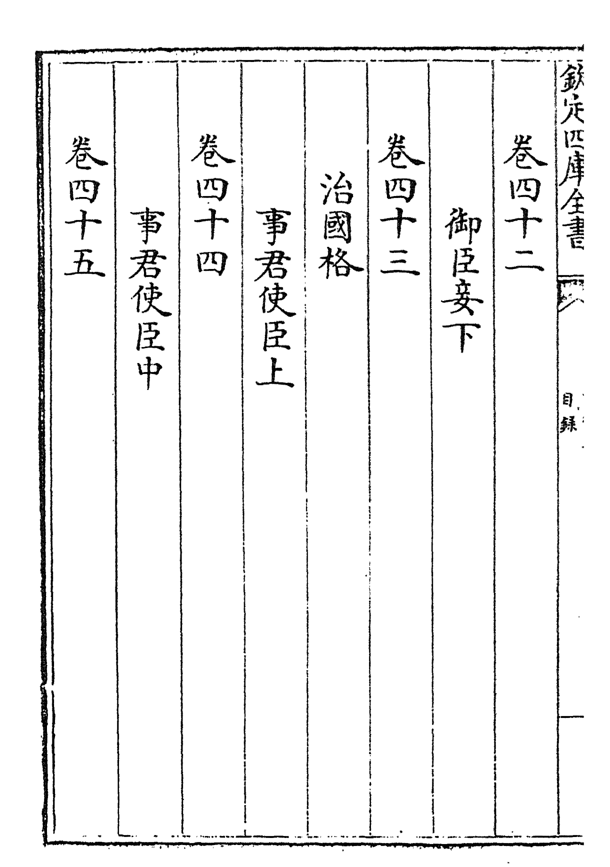
卷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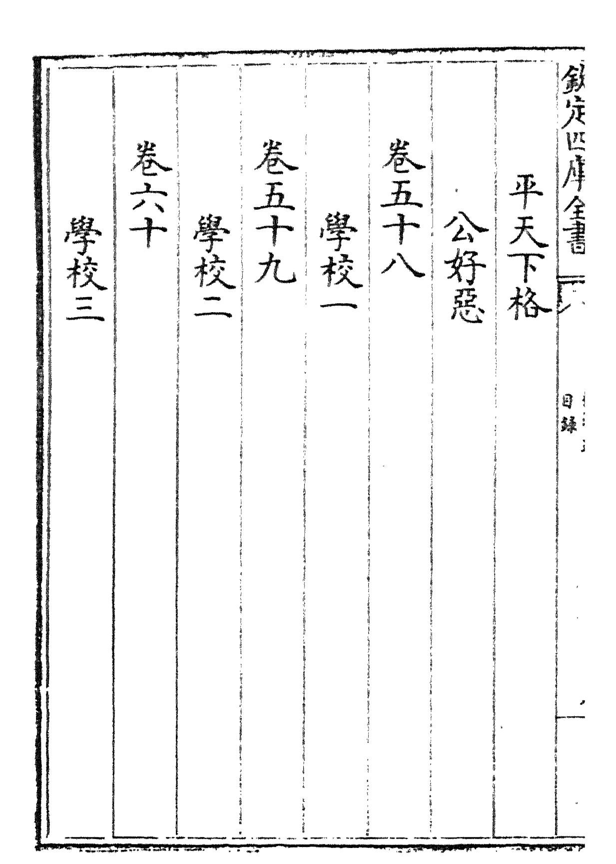
畏民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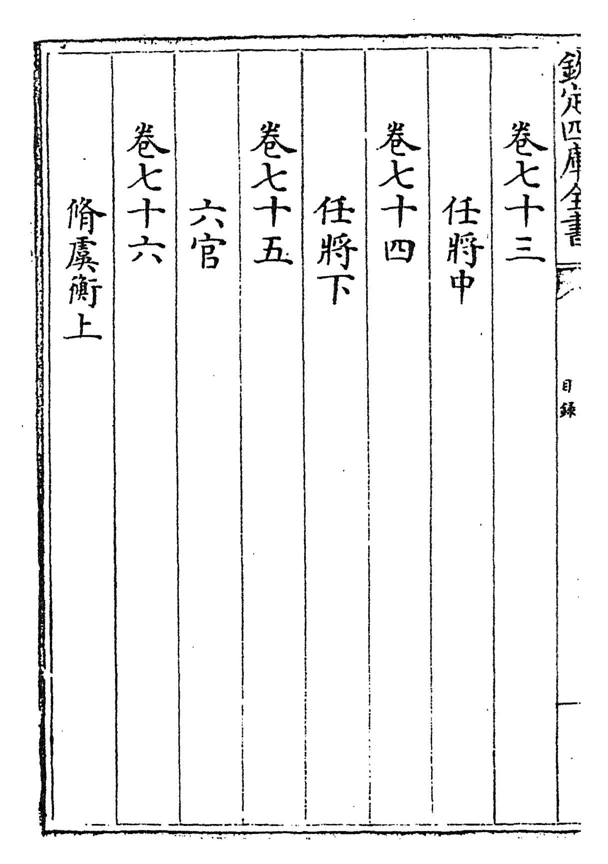
卷十八

正心格

正心上







臣等謹案格物通一百卷明湛若水撰若水有春秋正傳已別著錄是編乃嘉靖七年若水任南京禮部侍郎時所進體例略仿大學衍義以致知併於格物而以格物統貫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六條凡誠意格十七卷分審幾立志謀慮感應儆戒敬天敬祖考畏民八子目正心格三卷無子目脩身格九卷分正威儀慎言語進德業三子目齊

家格十三卷分謹妃匹正嫡庶事親長養太
子嚴內外恤孤幼御臣妾七子目治國格十
四卷分事君使臣立教興化事長慈幼使衆
臨民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七子目平天下
格四十四卷分公好惡用人理財三子目而
用人之中又分學校舉錯課功任相任將六
官六目理財之中又分脩虞衡抑浮末飭百
工屯田馬政漕運勸課禁奪時省國費慎賞

賜編祖薄斂恤窮賑濟十四目皆褋引諸儒之言參以明之祖訓而各以己意發明之大致與邱濬大學衍義補相近而濬書多徵舊事以為法戒之資此書多引前言以為講習之助二書相輔而行均於治道有裨者也乾隆四十三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格物通卷首

明 湛若水 撰

表

南京吏部右侍郎臣湛若水誠惶誠恐稽首頓首昧死

上言臣伏覩嘉靖四年七月初四日邸報該司禮監官

捧御筆旨意一道命文臣將歷代鑑書中撮其有關於

帝王德政之要者撰直解講并周易詩經中庸序次聯

寫日逐進覽又欲將尚書作爲文詞或詩或賦以成一

代美事用備開寫臣誠懽誠忭不揣疎愚謹采五經諸子史及我聖祖聖宗格言大訓疏解成帙名曰聖學格物通謹進上聞者伏以龍興而雲從聖作而物覩故上有采菲之誠則下懷獻芹之悃上有光天之德則下共臣帝之願乃感召之一心亦不應而徯志在物理則固有然者是以罔避夫位遠言親之嫌必致其廸德沃心之懇況乎位有崇卑而臣子之心則一乃臣叨忝講官而忠愛之念不忘者哉臣聞帝王之治本乎道而道德

之懿存乎心心無事而不包事無一而非道惟心有所蔽則道不見如鑑有所塵則明弗昭故聖帝明王必先務學而修德講學皆以治心將達諸事業而成其治化焉如磨彼寶鑑以大其光照也蓋心事合一體用同原雖殊塗而同歸實一致而百慮有天德則有王道具内聖則具外王故溥博淵泉而時出流水盈科而後進滄溟之廣不外勺水而求華嶽之崇必自卷石而累是知萬變萬化只在一德一心故堯舜禹三聖授受惟曰精

一執中成湯文武千古相傳亦云懋德敬止孔顔明博文約禮之教孟軻示詳説反約之功夫羣籍所載皆務此本而曾子之傳尤得其宗故大學之書全功在乎格物而格物之要其道本乎知行知止定静安慮相承即其功夫意心身家國天下貫穿乃其實地必綱舉而目斯張惟領挈而裔乃理雖心有良知不假外求然學于古訓乃可有獲六經諸史皆所以明心而千聖萬賢必歸乎窮理總是同條同貫那堪二本三本言念臣乃嶺

海甿儒舊忝翰林末品以三十餘年而力學至六十之外而無聞竊嘗有得於大學之正經自謂不詭於聖賢之中路下契乎程張至其理乃格物之言上稽諸聖祖論大學在脩身之訓乃於職務之暇輒加蒐羅之功粤自帝王之經有倫有要爰逮祖宗之訓有典有則輯事以從其類取義以暢其情因事以明其理會理而感諸心故一聞一見若決江河而前言往行可以畜德雖或掛一而漏夫萬可因以觸類而盡其餘所以開發聰明擴

充良知庶幾為祖述憲章之一助也茲葢伏遇皇帝陛下聰明天授孝敬神通篤志聖賢之學既日新而又新期致天下之治必會極而歸極奮振委靡之餘大弘中興之業仰攬乾綱俯補坤維掀揭天地彌綸宇宙並明日月奔走鬼神誠振古大有為之君實歷代僅聞見之材也經筵日講不間夫寒暑隨處用力豈貳於宮庭故敬一有箴洪範有序仰伋神衷深造聖域猶不以能而自滿抑且以虛而受人即與堯之清問下民舜之好問

好察何以異哉此臣所以不辭夫四載編摩之勞必盡其一心夙夜之瘁竭精畢神刳心戮力而欲效愚於聖德庶有裨于涓埃也干犯天威伏祈電覽倘於萬幾之暇不遺一得之愚遠宗聖哲之謨近法祖德之懿會萬理於一心由成德而致治式愜蕩蕩之德用弘丕丕之基如天之覆如地之載勵無前之休烈如川之至如日之升永多所之歷年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以所纂撰聖學格物通一百卷幷序纂要目錄共為二十八册

黄綾套袱封襲謹隨表上進以聞嘉靖七年六月初一

日南京吏部右侍郎臣湛若水謹上表

序

臣若水序曰夫聖學格物通何為者也明聖學也明聖學何以謂之格物通也宋儒程頤曰格者至也物者理也至其理乃格物也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夫以涵養寡欲言格物則格物有知行之實非但聞見之粗矣然則何以至其理也知止知也定靜安慮行也知而弗去格物之功盡於此矣夫通有四倫焉有總括之義焉有疏解之義焉有貫穿之義焉有感悟之義焉夫

聖人之道莫備於大學大學曰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夫自天下逆推本於格物是格物乃其本始用功之要也又自物格順循其效於天下是格物乃其本始致效之原也經曰物有本末

事有終始物格者其本始之謂乎宋臣彭龜年曰大學之書其節雖繁而道甚要格致而已張栻答曰自誠正以至治平固無非格致事也伏覩我太祖高皇帝諭侍臣曰大學一書其要在脩身而大學古本以脩身釋格至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經文兩推天下國家身心意皆歸其要於格物則聖祖蓋深契夫古本大學之要矣乎由是言之聖人之學通在於格物矣故曰有總括之義焉凡意之事則誠意之類舉之矣凡心之事則

正心之類舉之矣凡身之事則脩身之類舉之矣凡家之事則齊家之類舉之矣凡國之事則治國之類舉之矣凡天下之事則平天下之類舉之矣輯事以從其類取義以暢其情故曰有疏解之義焉列誠意所以示人於意焉格之也列正心所以示人於心焉格之也列脩身所以示人於身焉格之也列齊家所以示人於家焉格之也列治國所以示人於國焉格之也列平天下所以示人於天下焉格之也意心身之於家國天下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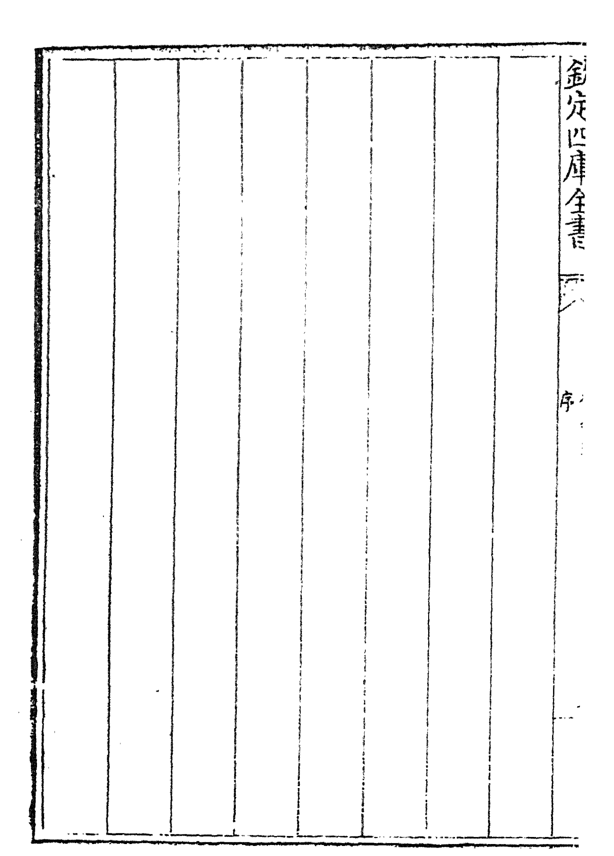
非二也一以貫之也故大學於誠意曰好惡曰愼獨於正心曰忿懥曰憂患曰恐懼曰好樂於脩齊曰辟曰好惡於齊治曰孝弟慈曰心誠求曰恕於治平曰絜矩曰辟曰好惡曰忠信曰仁義皆以其心言之也而通之於各條因事以明其理因理而會諸心通一無貳故曰有貫穿之義焉是故君子之學讀誠意之事則感其意之理讀正心之事則感其心之理讀脩身之事則感其身之理讀齊家之事則感其家之理讀治國之事則感其

國之理讀平天下之事則感其天下之理理也者吾之良知也學之者所以覺其良知也知也存之又存存存而不息由一念以達諸萬事皆行也故曰有感悟之義焉是故讀斯通者意心身家國天下之理皆備於我矣故君得之以成其仁臣得之以成其敬學士得之以成其德家國天下之民得之以會極而歸極是故聖人之學無餘蘊矣或曰諸通無格致者何也臣曰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無非格致之地也夫又何

贅焉或又曰夫格致而不及天地萬物者何也臣曰意
心身家國天下一貫聖門切問近思之學也然而天地
萬物同體無外矣雖位育配天可也何别高遠之求或
疑曰真德秀之衍義丘濬之補具矣而乃又有格物通
者何居臣應之曰孔門一本無二之指臣幸得之於正
經證之於諸儒仰稽於我皇祖之訓者上下十餘年而
思欲效其愚見者久矣乃今伏聞聖明四年七月初四
日詔令文臣撮經書史鑑有關帝王德政之要者直解

進覽臣實欣慶聖學日升務求典要竊念臣亦舊忝詞
臣講官也心在皇室忠切勸學故不揣疏愚遠自伏羲
二帝三王與夫諸儒之格言近至我祖宗列聖之謨烈
章采而節釋之不詭於衍義與補而容或少有發明而
一助焉庶或上裨聖明進德脩業合一之要領且明經
文直以格物為諸條之統會樞紐也有隨事體認之實
合孔門求仁一貫之指夫聖人之學體用一原本末遠
近無致知行並進者也此臣格物通之所以作也嘉靖

七年六月初一日南京吏部右侍郎臣湛若水謹序



纂要録

臣若水既謹纂撰聖學格物通一百巻矣又撮此書之中篇目小序及所采經訓以為纂要録焉何也夫學莫貴於知約知約然後可以盡博也是故挈裘者先挈其領則其裔可理舉綱者先舉其綱則其目可張夫物則亦有然者矣而况聖人之學乎是故臣今纂要之録亦一書之綱領也仰惟聖明萬幾之暇倘蒙留神先覽于此録則頃刻之間可了一書之大指然後隨日逐條以

盡書中所載之經訓子史及祖宗聖制而隨處體認開發涵養以自得焉則易所謂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心事一貫進脩無致盛德大業日臻於高明而堯舜禹湯文武之治可比隆矣

誠意格

臣若水序曰何以不著致知格曰經曰致知在格物則格物即致知也誠意何以言格物也程頤曰格者至也物者理也至其理乃格物也至也者知行並進之功也

於意焉而至之也至其意之理也是故審幾也立志也謀慮也感應也儆戒也敬天也敬祖考也畏民也皆意之事也人主讀是編焉感通吾意之理念念而知於斯存存而行於斯以有諸已則格物之功庶乎於誠意焉而盡之矣

凡八目

審幾 凡三十九條

立志 凡四十條

謀慮凡四十七條

感應凡五十四條

儆戒凡一百二條

敬天凡五十一條

敬祖考凡二十九條

畏民凡三十六條

右篇内采易書詩春秋禮記周禮孝經論語中庸孟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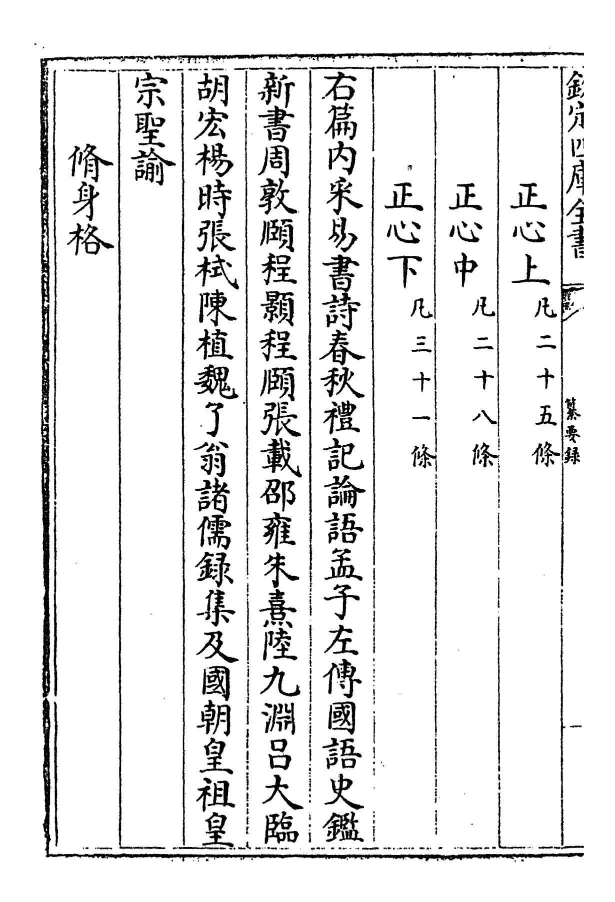
左傳國語史鑑新書説苑白虎通周敦頥程顥程頥張

載楊時韓愈胡安國真德秀張栻朱熹司馬光尹焞胡

宏諸儒録集及國朝皇祖皇宗聖諭

正心格

臣若水序曰正心何以言格物也程頤曰格者至也物者理也至其理乃格物也至也者知行並進之功也於心焉而至之也至其心之理也人主讀是編焉而感通吾心之理念念而知於斯存存而行於斯以有諸已則格物之功庶乎於正心焉而盡之矣



正心上 凡二十五條

正心中 凡二十八條

正心下 凡三十一條

右篇内采易書詩春秋禮記論語孟子左傳國語史鑑新書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朱熹陸九淵呂大臨胡宏楊時張栻陳植魏了翁諸儒録集及國朝皇祖皇宗聖諭

脩身格

臣若水序曰脩身何以言格物也程頥曰格者至也物者理也至其理乃格物也至也者知行並進之功也故大學舊本以脩身申格物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於身焉而至之也至其身之理也是故威儀也言動也德業也皆身之事也人主讀是編焉感通吾身之理念念而知於斯存存而行於斯以有諸已則格物之功庶乎於脩身焉而盡之矣

凡三目

正威儀凡四十七條

愼言動凡五十九條

進德業凡九十二條

右篇内采易書詩春秋禮記周禮孝經論語中庸孟子左傳國語史鑑新書説苑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楊時張栻朱熹韓愈陸贄吳澄許衡諸儒錄集及國朝皇祖皇宗聖諭

齊家格

臣若水序曰齊家何以言格物也程頤曰格者至也物者理也至其理乃格物也至也者知行並進之功也於齊家焉而至之也至其家之理也故大學齊家章以辟以好惡言之乃吾心應之之理也是故妃匹也嫡庶也親長也太子也內外也孤幼也臣妾也皆家之事理也人主讀是編焉感通吾心處家之理念念而知於斯存存而行於斯以有諸已則格物之功庶乎於齊家焉而盡之矣

凡七目

謹妃匹 凡四十四條

正嫡庶 凡三十九條

事親長 凡五十三條

養太子 凡二十九條

嚴内外 凡四十六條

恤孤幼 凡十六條

御臣妾 凡四十三條

右篇內采易書詩春秋禮記周禮孝經論語孟子左傳國語史鑑白虎通韓愈程顥程頤張載楊時劉安世朱熹呂希哲陳植許衡諸儒録集及國朝皇祖皇宗聖諭

治國格

臣若水序曰治國何以言格物也程頤曰格者至也物者理也至其理乃格物也至也者知行並進之功也於國焉而至之也至其在國之理也故大學治國章以孝弟慈以心以仁讓以恕言之吾心感應乎國之理也是

故事君使臣也立教興化也事長慈幼也使衆臨民也正朝廷也正百官也正萬民也皆國之事理也人主讀是編焉感通吾心治國之理念念而知於斯存存而行於斯以有諸已則格物之功庶乎於治國焉而盡之矣

凡七目

事君使臣 凡七十條

立教興化 凡五十八條

事長慈幼 凡十九條

使衆臨民凡二十八條

正朝廷凡四十九條

正百官凡五十三條

正萬民凡五十二條

右篇内采易書詩春秋禮記周禮論語孝經孟子左傳國語史鑑新書說苑白虎通陸贄周敦頤程顥程頤邵雍張載蔡沈范祖禹胡宏楊時張浚張栻朱熹柳宗元顏之推劉蕡張九成諸儒錄集及國朝皇祖皇宗聖制

聖諭

平天下格

臣若水序曰平天下何以言格物也程頤曰格者至也物者理也至其理乃格物也至也者知行並進之功也於平天下焉而至之也至其應天下之理也故大學平天下章以絜矩以好惡以忠信以仁義言之無非吾心應天下之理也是故公好惡焉其要矣其用人焉則學校也舉措也課功也任相也任將也六官也其理財焉

則脩虞衡貢賦也抑浮末也飭百工也屯田水利也馬政也漕運也勸課也禁奪時也省國費也慎賞賜也蠲租也薄斂也恤窮也賑濟也皆天下之事理也人主讀是編焉感通吾心平天下之理念念而知於斯存存而行於斯以有諸己則格物之功庶乎於平天下焉而盡之矣

凡三綱二十目

公好惡凡二十一條

用人

學校 禮樂政教附 凡一百五條

舉措 凡九十八條

課功 凡四十之條

任相 凡七十一條

任將 凡六十一條

六官 凡三十五條

理財

省國費 冗官冗食冗兵冗役之類凡一百五條

慎賞賜凡三十八條

蠲租凡二十九條

薄斂凡五十六條

恤窮凡三十四條

賑濟凡三十九條

右篇内采易書詩春秋禮記周禮論語中庸孟子國語

左傳新書説苑白虎通史鑑陸贄韓愈柳宗元周敦頤

程顥程頤張載胡瑗胡宏邵雍羅從彥楊時張栻胡安國范祖禹陸九淵真德秀陳植王栢許衡諸儒錄集及

國朝皇祖皇宗聖諭聖制

格物通卷一

明 湛若水 撰

誠意格凡八目

審幾 立志 謀慮 感應

儆戒 敬天 敬祖考 畏民

臣若水序曰誠意何以言格物也程頤曰格者至也物者理也至其理乃格物也至也者知行並進之功也於意焉而至之也至其意之理也是故審幾也立

志也謀慮也感應也儆戒也敬天也敬祖考也畏民也皆意之事也人主讀是編焉感通吾意之理念念而知於斯存存而行於斯以有諸巳則格物之功庶乎於誠意而盡之矣

審幾上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臣若水通曰此言聖人之作易原於心也通猶開也志者物之志也深也者理之未形體也幾也者理之已動用也一體一用變化無方可以觀神矣皆聖人之心易也易不倚則聖人之心無以達諸天下何以開物而成務也故作易以極其深而天下之志開發矣研其幾而於天下之務順成矣妙其神而於天下之化溥博矣惟深故幾惟幾故神一理之貫通也人君學易以求得乎吾心之理則其深也動於幾其幾

也妙於神通志成務以圓天下於神化之域而能事畢矣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臣若水通曰此易繫辭釋豫六二之爻辭也無諂無瀆者心之中正本體乃天理之發見所謂幾也知此故

能存神有謟瀆之私則人欲也君子見天理之幾介守之如石則定而確矣不終日者知而行之速也如是則動必吉矣故曰先見知幾也者知道也而曰作曰介石不俟終日則行之果矣君子體道之功如此寧不貞吉乎斯道也通微彰合柔剛而一之者也而無不知焉知之至矣在臣則為萬夫之望在君則為天下之望君臣皆有其道則在君為不瀆在臣為不謟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

臣若水通曰此釋復之初九之爻辭也殆疑辭庶幾言近善之幾也祇至也不善萌於幾形於事其違道遠矣顏子知幾之不善則善念生而復不遠故曰庶幾不先知其不善則萌於心發於事至於悔然後復則遠矣夫知幾而不行者乾知大始先天之學也祇悔而改過者坤作成物後天之學也先天者聖人之

學也後天者賢人之學也孔子之學非顏子不傳故
曰學顏子之所學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
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
者夫
臣若水通曰易繫辭此章言聖人作易卜筮之功用
也圓神謂蓍德渾然變化不測方知謂卦德粲然事

理可見易以貢謂爻德變易不居以理告人以此謂蓍卦爻也所謂易道也易道非他也即人心之天理也人惟不見此道故累於私而涉於粗淺矣惟聖人以言乎已則察見道體私意不容而本體澄澈故曰洗心心與道涵淵泉莫測故曰藏密以言乎民則蓍神足以知來未然者如有所見卦知足以藏往已然者妙於無迹蓍以定卦卦以生爻爻以著占使民避凶而趨吉是何以能之哉古之神聖有聰明睿智之

資故能深見易道而洗心退藏是以發而爲易使人
自然趨避不假於怒而威矣此聖人作易之妙用也
人君察其幾由於我養其聰明睿智之德則有以察
其道體而本源潔深斯可以用易而有神武不殺之
大用矣
書虞書益稷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
臣若水通曰止者至極不遷之名即吾心本體之中
正天理是也安之云者勿忘勿助順適乎自然則心純乎

天理而止得其止有忘與助焉則人欲肆而天理微
不得其止矣惟幾所以致力於一念之微惟康所以
致力於事為之著二者皆安止之功夫也誠意之功
在虞書益稷謨此章最為切要盖禹得於舜惟精惟
一之傳者誠為人君聖學之首務也伏惟聖明體而
行之幸甚

商書太甲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
攸行

臣若水通曰此伊尹告太甲以應幾處事之要也虞
謂虞人掌山澤田獵之官機者弩牙也括者矢括也
度者法度射者所準望者也釋舍矢也欽敬也止者
心之本體義理之所止也率者循也乃祖謂成湯也
伊尹告太甲以如虞人之射弩機既張必往察其矢
括之所準望者合於法度然後發之否則不輕發也
人君處事必度其事之合於吾心之正然後從而舉
之否則不輕舉也然萬事皆起於念慮之微善善惡

懸皆有定理所謂止也敬乎吾心之所止必戒慎恐
懼使念慮之發不失其本體故能廓然大公物來順
應一循乃祖成湯之成法精意可以歷久遠而無弊
故不欽乃止則不能率祖之攸行人君可不以法祖
為用以欽止為本乎
周書召誥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
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
臣若水通曰此成周初成召公告成王初政之言也

嗚呼嘆辭初服行事之始也名公歎息言王之初服如人之生子然無不在於初生之時初習爲善則善矣習於善則自貽其哲命也令天其命王以哲乎命以吉凶乎命以歷年乎皆不可知所可知者今我初行政事如何爾初服而敬德則亦自貽哲命而吉與歷年矣夫天下之事莫不在於初故經曰愼厥初惟其終是則初事者智愚治亂之幾也初心者善惡邪正之幾也吉凶長短於此焉判爲人君欲圖治撥亂

者在於初事欲慎初事者在於初心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入井有怵惕惻隱之心乍見之心初心也初心善則事無不善事無不善則吉與歷年反是則凶短折至矣可不慎其幾乎

詩小雅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他山之石可以為錯

臣若水通曰此蓋陳善納誨於君之辭也比也言鶴鳴于九皋則聲聞于野矣比誠則必形以諷王之誠

身也言魚潛在淵則或在于渚矣比理之無定體以諷王之明善也樹檀維蘀比以爲美中則有惡石可爲錯比以爲惡中則有美以諷王之審惡取善也要之三者惟在審其幾耳能審其幾而有以察見天理明善於已取善於人皆所以誠身擴而充之自一念以至於萬幾莫非中正純一之本體則誠能感物而四方風動矣聲聞于野之謂也此詩人含蓄不盡之意聖學心法之至要惟聖明留意焉

大雅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

臣若水通曰此衛武公修德告羣臣規戒之詩也相猶書言顧諟之義尚猶也屋漏室西北隅幽暗之地也夫視存則心存心存則理存理存則不愧矣此天理存亡之幾也故視之凖則即本心也心之中正即天理也天理者無動靜無隱顯一而已矣君子知其幾察見天理常目在是造次顛沛而必於是在庭在室無不在是無少間斷以操存此理於一室之中雖

暗室幾微之際而無乎不在則與天地相似矣何愧之有所謂仰不愧於天者是已屋漏猶且不愧況大廷應接之時乎盛德大業由是而生矣此千聖心法之要武公能言之其亦聖人之徒也人主苟能顧諟天之明命大廷深宫一心無間何患乎無光明正大之德業乎

禮記少儀曰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

臣若水通曰卜筮者動乎幾者也動而有義焉有志

焉義也者心之天理也志也者心之邪謀也夫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故非疑不占非義不占君子於此在審其幾而已矣

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

臣若水通曰人之心寂感而已矣性也者合寂感通動靜而一之者也若謂靜為性則動果非性邪性即理也理無動靜故學者恒知而已矣物至知知然後能節好惡能節好惡則外知不能誘矣是合內外之道也故知也者內外動靜之幾也可不審乎

論語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臣若水通曰此曾子省身之學也自省者入善之幾

也人惟不知省故人心死而天理滅矣曾子之學常於心上用功故以三事日省日省則無時而不省矣省者心之所以生天理之所以存也三省同一心皆隨處體認之功也蓋謀不忠交不信傳不習心皆不實反以自省頃刻知之則頃刻即實而天理存矣此曾子日省所以隨處精察而致謹焉真自治之誠切者歟此即與一貫之學同宜其聞夫子之旨而即唯也學曾子之學者其尚求諸心以決其幾哉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臣若水通曰此章孔子分别君子小人至為痛切君子者極善之名小人者極惡之名君子小人之善惡其端始於一念之萌爾一念義利此善惡幾也喻者皆本其心之念慮而言凡一念之正而無所為者天理天理則義也人知一念之正為是為義則念念皆義心與義一是通曉乎義是君子矣凡一念之邪而有所為者皆人欲人欲則利也人知一念之邪為便

為利則念念皆利心與利一是通曉乎利是小人矣蓋其始也不能審之於幾微故其終也不能覺之於成性喻義喻利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夫今之行路之人呼之以君子之名則喜呼之以小人之名則怒至其處心之際則往往舍義而從利豈其愛身不以君子哉由不早察其幾耳是故以言乎學問則為聖為賢其失為匪人為禽獸以言乎為治則為王道其失為伯術皆於此焉分此固為學者之所當知而人君

之治天下國家尤所當慎焉

孟子曰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也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

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臣若水通曰子罕言利則非不言也易之言利者多矣宋牼一言不利而罷兵罷兵仁義之術也而孟子所以深辯之者何哉盖戰國之時利欲横流其勢滔天况又開其源耶春秋弑君三十六大抵皆起於一念之利而積之其禍又有甚於交兵者是以聖賢不

得不嚴其防拔其本塞其源也噫仁義根於人心利欲生於物我其幾不可不審學之不講義利不明故荀卿猶謂義利人之兩有掟亦遊説之士也心喻之口必言之何怪其然哉故學者莫先辨乎義利之幾

中庸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臣若水通曰此覆申上戒謹不睹恐懼不聞之意也隱者道體之全潛於渾淪也微者道體之小妙於散殊也即上文所謂不睹不聞者也子思言上所謂戒

謹不睹恐懼不聞者何哉盖道體用一原顯微無間然而隱微者道之體也見顯者道之用也道之大用皆原於體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隱微者即其不可見聞而可自知之者也君子有以察識其幾而戒謹恐懼敬慎以存之則中立而和生萬物皆從此出而位育成矣為人君相有位育之責者盍於是求之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内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

臣若水通曰此子思引詩而申之復言下學謹獨之事也引詩言潛者不睹不聞之體雖云幽伏矣而天下之顯見者皆本於此則亦甚昭著焉故君子專用力於此自省其髙明廣大之本體不虧而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失何愧於心乎於人之所不見而已獨知之者而致謹焉此君子之所以為不可及也故程顥曰中庸語道只無聲無臭括了多少又曰自無聲無臭發而為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自禮儀三百威儀三

干復歸於無聲無臭是足以見體用一原顯微無間矣故求聖學者其幾只在慎獨

國語晉語史蘇曰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

臣若水通曰史蘇晉大夫占卜之史也基根本也夫天下之事皆起於幾微君子不可不早見其幾也獻公伐驪戎滅其子而寵其姬起百姓以自封禍將長矣史蘇伐木塞水之喻可謂先見其幾矣人君明於

先見之幾而絕其未萌之禍則國家豈至於危亂也哉

晉語郭偃曰夫人美於中必播於外而越於民民實戴之惡亦如之故行不可不慎也必或知之

臣若水通曰言有美善於中心必播布於外揚越於民下民必或知其善否矣夫誠中形外一善一惡自有不可揜者惠公出共世子而改葬之臭達於外安能掩其惡於天下後世哉為人君者豈可不謹於善

惡之幾乎

晉文公問於郭偃曰始也吾以國為易今也難對曰君以為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為難其易也將至矣

臣若水通曰文公名重耳以為易則輕忽之心生故其難將至以為難則兢業之心生故其易將至難易之勢係乎敬怠之間為人君者可以知安危之幾矣善乎文公之問而郭偃之對也仰惟聖明勵精圖治必留神而審其幾焉天下國家幸甚

格物通卷一

格物通卷二

明 湛若水 撰

審幾下

班彪王命論曰昔陳嬰之母以嬰家世貧賤卒富貴不祥止嬰勿王王陵之母知漢王必得天下伏劒而死以固勉陵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至探禍福之幾而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况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

者帝王之分決矣

臣若水通曰安危存亡之幾甚著也惟明者知之明者非他以虛而無累則明也陳王二母一婦人耳尚知國家興亡之大幾豈其智之過人哉以虛而無累耳以隗囂之智及二母之不若則欲累之也徒使班彪之論託之空言惜哉

唐太宗貞觀六年上謂侍臣曰朕比來決事或不能皆如律令公輩以為事小不復執奏夫事無不由小而致

大此乃危亡之端也昔關龍逢忠諫而死朕每痛之煬帝驕暴而亡公輩所親見也公輩常宜為朕思煬帝之亡朕常為公輩念關龍逢之死何患君臣不相保乎

臣若水通曰太宗之言其知幾乎易曰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古之善治者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極而至於危亡不可救也故煬帝之亡幾之兆於身也龍逢之死幾之兆於君也君不自知而滅其身臣不及防君之微而死於忠諫無補也宜太宗以

此自警而警其臣可謂至矣雖然幾之動於事者臣得而諫止之也幾之萌於一念者非臣之知也君能自察爾人君可不謹歟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夏四月魏徵上疏以為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挹損遇逸樂則思撙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

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喜而僭施刑罰則思怒而濫

臣若水通曰魏徵之言可謂知幾矣何也天下之從違存乎君君心之好惡存乎志君志之邪正存乎思思也者其人君治亂安危之幾也人君可不思乎哉然不知事雖十而欲則一也諸欲同根隨觸而發綿綿不絕遂折斧柯其始也甚微而終至於不可止極性思可以止之爾思也者其人君安危治亂之幾歟

賈誼新書曰語曰熛熛弗滅炎炎奈何萌芽弗伐且折斧柯

臣若水通曰天下之事起於微而成於大此其幾也知幾者於其微而救之易為力也故曰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此之謂也噫治亂安危之幾非夫天下之聰明神聖其孰能與於此

陸贄奏議曰上以造塔役費微小非窂臣所論之事下臣愚戇竊謂不然當論理之是非豈論事之大小若造

塔為是役雖大而作之何傷若造塔為非費雖小而言者何罪夫小者大之漸微者著之萌故君子慎初聖人存戒知幾者所貴乎不遠而復制理者必在于未亂之前本立輔臣置之左右朝夕納誨意在防微而弼之乃其職也涓涓不遏終變桑田燄燄靡除即燎原野流煽已甚禍災已成雖欲救之固無及矣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易曰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不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不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然則

小之不可不慎也如此陛下安得使之勿論乎虞書咎繇之言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兢兢慎也業業危也幾者動之微也唐虞之際主聖臣賢庶績咸熙萬邦已協而猶上下相戒既慎且危慮事之微日至萬數然則微之不可不重也如此陛下又安可忽而勿念乎
臣若水通曰德宗以造塔為微小而責姜公輔以過言可謂眛於幾事者矣夫人主當以虚心而察天下之幾幾不在大而在小不在顯而在微微小之不謹

則將顯大而不可遏且不忍其區區公主之小愛以至為之造塔一念既萌一令既出糜費萬金剥虐萬姓得罪萬方貽譏萬世豈微小云乎甚矣德宗之不智也幸有陸贄之忠言證以聖人之訓曾不克念而何幾之能察乎

宋哲宗元祐三年以吕公著為司空同平章軍國事鴻臚丞常安民遺公著書曰善覿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大憂則衆必

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於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之勢可為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内之英才使皆萃於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卧也故去小人為不難而勝小人為難

臣若水通曰觀常安民告公著之言謂憂於未可憂之前蓋以進君子勝小人以決治亂安危之幾庶乎所謂識微見幾豪傑矣惜其未知君子小人之進退

盛衰係於君相一心之公私其幾尤微也故古之賢相必先正已以格君心之非君心正則公而明真知君子之可親則不得不進真知小人之可遠則不得不退故定天下之大幾者必先正其本豈可以强為之哉

宋儒周惇頤曰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臣若水通曰秀靈者天地之中性之本體也形神者

氣質之稟性之感動也此善惡之所以幾乎於此存本體以立其大則形神不撓善惡有定而天地之性復矣故曰知幾其神乎

周惇頤通書曰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邪動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動

臣若水通曰善者吾性之本也動者善惡之幾也辱害者惡幾之成也知其幾而亟反之則中正之本體復矣復者非亡矣反不亟不復也易曰顏子不遠復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其知幾乎其慎動乎

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幾也

臣若水通曰孟子云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思者心之神也洪範五事於思屬土土之通乎四行猶思之通乎四德聰明睿智心思之神也故曰聰明聖智達天德夫思也者潛天而天潛地而地潛人而人潛鬼

神而鬼神天地鬼神猶無不通而况於人乎而况於心之德乎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思之於人其大矣哉

周惇頥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

臣若水通曰幾者善惡之端而吉凶之判也故君子一念而善焉知吉之所由生也一念而不善焉知凶之所由生也一念而正焉知善之所由生也一念而邪焉知惡之所由生也所以考其正不正者於心取

之而已辨之不可不早者也記曰戒慎乎其所不覩
恐懼乎其所不聞蓋言謹也噫非天下之大智其孰
能與於此

周惇頤曰幾善惡

臣若水通曰幾者動之微也動之微何以有善惡也
人之心虛明中正此其本體非有善惡以為對者也
一念之動而正焉善也一念之動而邪焉惡也方其
始也間不容髮及其成也莫大之禍滔天之惡皆由

於此矣故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見之可不早乎夫惟體認天理為能豫養之於未發焉

程顥劄子有云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

臣若水通曰天下誠僞而已矣人心邪正而已矣心正則誠誠則王而已矣心邪則僞僞則霸而已矣夫邪正誠僞係於一念之間其幾甚微也而王霸之分由之為人君有志於行王道者盍於幾而謹之哉

程顥曰大凡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惟義利而已

臣若水通曰先儒張栻云義利霄壤之判夫義利相去雖遠甚也實始於一念之間爾一念之義利非難

辨也一心邪正之間耳茍能知其為義而充之則凡可以福天下者無不至也茍知其為利而充之則凡可以禍天下者無不至也而國家之廢興存亡見矣故人君不可不學學莫先於義利之辨

楊時經筵講義有云讒人之言常巧矣故能變亂是非之實中傷善類以蔽人主之聽不可不察也

臣若水通曰讒言者惑心之幾心惑則亂亡之幾由之矣然天下之言非者不足以惑人而惑人者皆似

是而非者也所謂譖人之言是也人君苟或不察為其言之入則善人受其毒而流禍於無窮矣書曰朕堲讒說殄行詩云亂之又生君子信讒故有天下者盍亦審其聽言之幾矣

朱熹曰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為天理耶為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

臣若水通曰一念者邪正之幾也邪正者理欲之幾

也君子之學在隨處體認而已乾知太始則正念恒見坤作成物則邪念不生聖學之要盡於是矣舜告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帝王相傳治天下之法如是而已矣為人君者其可不講求之哉

張栻作雷州學記有云舜蹠之分善與利之間而已矣譬之途焉善則天下之正道而利則山徑之邪曲也人顧舍其路而弗由以自陷於崎嶇荆棘之間獨何與物

欲蔽之而不知善之所以為善故爾

臣若水通曰蹠天下之大惡人也舜天下之大聖人也非天之賦性爾殊也判於一念邪正之間耳正則善心生邪則利心生先儒陸九淵曰念慮之不正頃刻知之即正念慮之正者頃刻忘之即不正夫反其不正以為正豈人之所不能哉弗知爾矣

國朝皇祖與諸儒臣論學術翰林院學士陶安對曰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皇祖曰邪說之害道猶美味之悅

口美色之眩目人鮮不為惑自非有豪傑之見不能决去之也戰國之時縱横捭闔之徒肆其邪説游説當時諸侯急於功利者多從其説往往事不就而國隨以亡此誠何益夫邪説不去則正道不興正道不興天下烏得而治安對曰陛下所言深探其本皇祖曰仁義治天下之本也賈生論秦之亡不行仁義之過夫秦襲戰國之弊又安得如此

臣若水通曰堯舜之道正道也孔孟之學正學也楊

墨佛老蘇張之説邪説也正者天理之公仁義是已邪者人欲之私功利是已天理人欲之判邪正之分初非甚相遠也萌於一念中正與過不及之間耳茍體認於二者之間慎存乎中正之體則正道明邪道息而萬化成矣我皇祖因儒臣之對而知正邪之分達治平之本誠萬世聖學之心法也此所以用夏變夷撥亂反治肇造不拔之洪基耶聖明茍念之於心則興道致治不難矣

壬子皇祖謂丞相汪廣洋曰觀前代人君多喜諂諛以飾虛名甚至臣下詐為瑞應以恣矯誣至于天災丞戒厥聞于耳如宋真宗亦號賢主初相李沆日聞災異其心猶存警惕厥後澶淵既盟大臣首啓天書以侈其心羣下曲意迎合苟圖媚說致使言祥瑞者日相繼於途芝草三萬餘本朕思凡事惟在於誠况為天下國家而可亦偽乎爾中書自今凡祥瑞不必奏如災異及蝗旱之事即時報聞

臣若水通曰孔子稱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感應之機同也人君處臣民之上能全此心之實理而勿忘涵養之功感下以實則下應以實諂諛欺詐者遠矣若宋真宗之始敬終肆輔相非人而無養心之功故爾我皇祖灼見其幾示臣下以誠實而戒其詐偽其亦遠佞防微之念深矣乎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臣端有顒望焉

皇祖御武英殿觀書至惠迪吉從逆凶顧謂學士劉三吾

曰凡人遭罹凶咎皆巳有以致之及事窮勢迫則俛倖百端冀求苟免於患害何益也三吾對曰如此者亦當聽於天上曰心無所愧可聽之於天若其自取於天何預

臣若水通曰人之吉凶生於動也心之本體未有不善動而後有善惡吉凶也然而禍福無不自巳求之者人君於獨知之地察其幾微而分别之擴充其善念遏絶其惡念則治平之本於是乎立而豐亨豫大

之福於是臻矣皇祖心純乎天理故能達吉凶禍福之故契惠迪從逆之旨高出於三吾之見如此此所以致國祚之隆而弘佑啓之規也歟

有道士以道書獻者皇祖却之侍臣請留覽之或有可取上曰彼所獻書非存神固氣之道即煉丹燒藥之說朕焉用此朕所用者聖賢之道所需者治術將躋天下生民於壽域豈獨一已之長生久世哉苟一受其獻則迂誕恠妄之士必爭來矣故却之毋爲所惑

臣若水通曰孟子稱四端四端者異發而同體也人心之端一而已矣二之則異端矣是故體認擴充以濟一世者天理之公也修煉吐納以利一巳者人欲之私也公則一私則二公私之辨一念之間爾以秦皇漢武之雄才猶不能不惑於方術我皇祖之心精一於隱微因道士以道書獻即禁斥之惟恐不遠其防微杜漸之意深矣人君苟於此惑焉寧不為聖明之累也哉

格物通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格物通卷三至五

詳校官中書臣涂日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卲

謄録監生臣李傳燮

欽定四庫全書

格物通卷三

明 湛若水 撰

立志上

易臨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臣若水通曰臨卦初九陽明居正偏臨四陰君子臨照小人之情狀故有咸臨之象以其陽剛居正故云貞吉象又發明爻辭之義以為咸臨所以貞吉者以其志行正也以剛德得正位以正為志者也又上與

六四近君柔中之人相應則又志於行已之正以正乎小人之不正而其志可大行也臨則羣邪去而大道斯行矣非君子之志之正其能不惑于小人者乎孟子曰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是故人君大臣之志莫大於至正以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而王道畢矣

恒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臣若水通曰雷風相與有恒之象君子觀此以常久

其德立者中立不倚三十而立之立有立者道也不易者志也道無定方感而發於事然後義形而方義無窮而志有定吾志之道應萬變之義而不變與天道常運日月常明悠久而無疆何易之有故君子定其志而道義出矣

兌九二孚兌吉悔亡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臣若水通曰兌說也以九陽剛居二中爲以孚信自守而說者雖比陰柔小人和而不同說而不失剛中

故吉而悔亡也於是象又發明爻義云所謂孚兊之吉者盖九陽剛為孚信二在中為志以孚信存於中心為志存天理之正也故於小人說之以正小人感而說之何悔之有君志莫貴於至誠誠則天下小人革面君子革心而皆我說矣

書商書太甲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

臣若水通曰此乃伊尹告太甲之言也懋勉怠惰皆謂有志無志也德者心所得之理也烈祖有功之祖

謂成湯也伊尹言太甲亦當勉於其德視烈祖之所為所謂日新又新者不可頃刻而逸豫怠惰也夫人之為善在於立志豫怠則其志荒矣其志荒則天理滅而德亡矣故人君當以法祖為志法祖當以懋德為志洪惟我太祖豐功茂烈德庇萬世誠今日聖明之所當法以勉德不可豫怠者也

周官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臣若水通曰此成王申戒卿士果於立志以廣功業

之言也事之所成為功心之所存為志志於王者則王矣志於道德者則道德矣志於聖賢者則聖賢矣夫志氣之帥也志之所至氣必至焉豈有志於是而事之所成有不至於是者邪故言功崇者在於志也業廣者在於勤也若能果斷則無後艱之患矣宋儒程顥曰義理不先定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其示人立志之説尤深切矣故果斷則志立志立則勤勤則功崇業廣而可以裕後於無窮

矣何後艱之有哉後之聖君賢相欲圖悠久之治者
必先自立志始
詩魏風伐檀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
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
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臣若水通曰此詩人言伐檀者之勵志也坎坎伐斧
之聲言用力伐檀將以為車今乃寘之河干而無所
用不得自食其力矣如不耕則不可以得禾不獵則

不可以得獸是以寧甘心窮餓而不素餐也然其勵志何以能若此哉原其志之所存必有在矣非真有以見夫天理之本體富貴貧賤處之一而不少易其志者能之乎志定則守定守定則非其道一介不取非其力一食不受也嗚呼賢哉伐檀之志乎由此推之立此志於學則必為先難而後獲矣立此志於仕則必為先事而後食矣立此志於天下則必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矣故曰不患志之不

立惟患心之無見故君子之學必先求見大而後可

周頌敬之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臣若水通曰此成王既受羣臣之戒乃自為答之之言也小子成王自謂也熙亦明也成王言我不聰而未能敬也然當自勉於學庶幾日有所就月有所將續而明之廓清昏蔽使吾心光大高明之本體以復可也夫聖學莫先於立志立志莫先於見大見大者

非他即天理也天理者非他即吾心之本體也心體本自廣大本自高明人惟不見此體則志無定向而學有間斷廣大高明之體失矣成王言學而以緝熈光明為志盖有以見大矣豈非堯舜禹湯文武心學之傳乎嗚呼賢哉人主誠志乎成王之所志而自求本體之光明則聰明聖智皆由此出何憂乎德不如唐虞治不如三代哉

春秋莊公十二年春王正月紀叔姬歸于酅

臣若水通曰叔姬歸酅者何明志也曰歸者何明所天也叔姬紀侯之媵妾也酅者紀國之屬邑也叔姬者以宗廟在酅歸奉其祀也夫仁不以盛衰改節義不以存亡易心志定故也天一而已故也叔姬以一婦人尚能全節守義立綱常於萬世其志亦可壯也詩曰髧彼兩髦誓弗二天殆與共姜之節同垂不朽後之賣國降虜奄奄出婦人下其志亦可悲夫

禮記禮運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

有志焉

臣若水通曰大道之行謂上古道洽之時也三代之英謂名世之臣也當時君臣皆以天下為一身者也未逮而有志謂慕而願學之也慕之故志之志之故學之學之故身有之故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其夫子慕大道之志乎

孔子閒居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

臣若水通曰五至一而已矣何以曰一志而已矣夫志心之之也心有所之而不已焉必形諸言而詩成矣由詩之所至而不已焉必將加于民而禮以動之矣由禮之所至而不已焉必將樂民之樂而樂以和之矣由樂民之樂而不已焉必將憂其將壞而哀恩民勤至矣夫由哀以遡于詩而卒本之志焉則人君之志誠萬事之本而不可不立焉者由是推之凡志於正者必無往而不正志於邪者必無往而不邪邪

正公私立乎中而以類應于外者若影響焉人君之志可不慎歟是故格物之道審幾要矣立志急焉

儒行曰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臣若水通曰危起居謂比黨者因事傷之也所謂身危也竟終信不屈也所謂志不可奪也夫立志至身危矣而不可奪焉夫然後謂之志志也者志於道也仲志則仲道矣

射義曰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

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

臣若水通曰上下四方曰宇古今往來曰宙宇宙内事即已性分内事也此性道渾淪之體也志也者志於此而已矣故男子之生必先懸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而後乃使母食之所以示志也

論語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臣若水通曰此章聖人自言其進德之序而始之以此也然以此而始亦以此而終夫學莫先於立志而

所志莫大乎道志於學即志於道也人之志道如木之有根然株榦花實皆與根一貫者也三十而立志之立也四十不惑志之不惑也五十而知天命窮知此志之蘊也耳順從心則極其變化而所志始畢矣然則志也者其聖學始終之要乎故世之學者未有不先定其志能任重而道遠者也然而持志有要焉忘則不及助則過皆非善學也勿忘勿助此孟子之所以善持其志而為學者之所當從事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臣若水通曰仁與不仁之間不能以髮者也入乎此則出乎彼惡者非仁也吾心之邪念也仁者天理也吾心之中正也人於頃刻之間邪念生焉則為惡而不仁矣頃刻之間而正念生焉則為天理而不仁遠矣故其心誠在於仁隨時隨處體認天理一毫私意亦退聽矣惡念何自而生哉故曰無惡也然則如是何以至於聖乎曰係乎誠否何如耳誠則不已不已

則變變則化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有志於仁者其可以不勉乎

顔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顔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臣若水通曰此章記聖賢言志大小不同而同有所志也子路之車裘共敝乃以物公共於人者也且其仁及朋友耳顔淵之不伐善施勞乃以善公共於人

者也其仁所及稍廣矣至於夫子所言之志則物各付物又有以盡天下之人矣其仁蓋與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故程顥曰夫子安仁顔淵不違仁子路求仁由此觀之則孔門之學志於仁而已矣學者欲求聖賢之志同物之仁必先忘子路之車裘乃可以忘顔子之勞善然後聖人天地之志可造矣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臣若水通曰此章聖人言爲學進修之序道德仁藝

四者名雖異而實則同天理一而已矣自其天理渾淪而言謂之道志則心之所存惟在乎此而已矣志而後有得自其得天理而言謂之德據則常守之不失據而後有仁自其純於天理而言謂之仁依則與之一而不違自其天理之散殊而言謂之藝游則涵養吾心之天理而已要之始終惟用力於天理耳葢天理二字乃千聖千賢之大頭腦學者之學聖賢舍此宜無用力者矣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臣若水通曰志者心之所主也三軍之勇其帥可奪者以其機非在已者匹夫雖微其志不可奪者以其機非在人者一成于志天地不能奪而況於人乎使其可奪則不可謂之志矣然其所志必如所謂志於學志於道志於仁斯有實體乃能堅定確乎其不可拔若無所見而徒執守以為志所志者何事邪春秋傳曰吾志其目言有所主也然則欲立其志者又不

可無見道之明學問涵養之功

左傳襄公二十七年諸侯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太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

臣若水通曰志也者信之主也信也者志之成也楚欲棄信刼盟而求逞志楚誠夷狄也言忠信雖蠻貊之邦行矣民無信不立棄信是棄志也其能有逞乎志立而信行孚及豚魚而况於人乎雖得志行乎中國可也故信者人君之大寶志者行信之大本君天下者可不知所務乎

襄公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産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

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

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

臣若水通曰七子之賦一時之事也然而其志不可掩矣觀其志而吉凶不可逃矣然則君子之於志豈可不立而養之於素也哉

昭公二十年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臣若水通曰器與道一道與官一者也故有官守者盡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是亦道而已矣守其官則與道而俱得判官與道而二之非聖人之所謂道也夫子官道之論聖門合一之旨也虞人其亦志道之

士隱於下位者邪孟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虞人以之

格物通卷三